

胶东风物

“培真楼”前寻真记

胡剑华

一

对于百年名校南山路小学，最初印象如同烙在心中的印记，任凭三十多年的时光冲刷，却依然慎终如初格外亲切和清晰。

那是1995年秋天，第二届全国冰心艺术奖儿童演奏大赛颁奖晚会，吴青女士得知我和女儿来自山东烟台，就在雷洁琼副委员长及韩素音女士面前，夸赞起了烟台的南山路小学，说这个学校的少先队员们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“冰心童年研究会”，并绘制了《冰心童年在烟台的足迹路线图》寄到

了北京，献给尊敬的冰心老人，以表达孩子们对她老人家的崇敬之情……

时隔多年，2026年3月10日这天，一个“春暖乍寒，人心向暖”的日子，我再次来到了位于芝罘区三马路30号的南山路小学。

跨进校园大门的瞬间，仿佛远离了城市的纷扰和喧嚣，替代而来的是孩子们课堂上琅琅的读书声，还有操场上孩子们愈发活泼可爱的笑脸，就像“瓦尔登湖栖息在俗世和天堂之间，共享着俗世和天堂的颜

色，他是地球的眼睛。凝视湖水时，观潮的人也在衡量他自己本性的深度”。

和煦的春风里，“培真楼”以及南北向的“向上楼”沐浴在阳光下，“培真楼”三个大字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。您可知道，当年把楼宇的“题名权”授给普通的学生实属罕见，他们就是题写“培真楼”的梁启琛同学，还有题写“向上楼”十一岁的吕诚、隋钦宇同学，稚拙的笔意却格外生机勃勃。

这“培真”二字，究竟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？

二

说起这学校的根，还是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光绪年间。那是1895年，一位叫马茂兰的英国传教士和他的夫人，在这里开了个“花边女子学堂”。

那时，这学堂专门收些贫苦人家的女孩儿，半天读书识字，半天学织花边——那棒槌敲击的叮咚声，想来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响过吧。谁能想到呢，那些女孩子手里的丝线，竟然编织出了一所学校最初的愿景。

大约是1916年，“花边女子学堂”改了名字，叫作“培真女校”。这是“培真”二字首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校史上。后来几

经历史风云变迁，校名也被多次换来又换去，可“培真”这两个字却像一捧颗粒饱满的种子，悄悄地撒在了芝罘湾畔这片肥沃的土地里，享受着蓝天、大海和阳光母爱般慷慨的呵护，这颗颗殷实饱满的种子孕育、发芽直至显形问世，势必会以骇俗的艳丽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“培真”——培植纯真，涵养真心。我总觉得，这两个字用在这儿，真是再妥帖不过了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：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”这不就是“培真”最好的注脚么？这“真”字，在每个孩子们的

身上是有生命力的，是会历经风雨逐渐长大成才的。

你看，那些刚刚步入校园的孩子，就像是刚从山间田野里收获的果子，带着晶莹的露珠、泥土的芬芳。他们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憋不住话，藏不住事。这便是“率真”——天然的模样，未经雕琢的璞玉。慢慢地，孩子们在老师的关爱下读书、写字、画画、唱歌，在“东篱园”里种下种子，看它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。老师教他们分辨对错，教他们体谅别人，教他们把捡到的橡皮还给同学，把多找的零钱还给人家小贩。

三

冬天是雪花的故乡，扫雪、堆雪人和打雪仗是孩子们冬天最开心的事，扫帚划过像是在给校园大地挠着痒痒。孩子们也会追在老师身后，小脚印踩着前边的那双大脚印，缠着老师教他们怎样辩别光：晨光是淡金的，像刚挤出的牛奶；午光炽白，有金属器皿的锐利；夕光暖橙，带着炉火将熄的余温。在阳光下，初雪会发出细碎的光亮，呈现出清澈透净的白色。而在夜幕下，雪地反光是呈蓝色的，有薄荷的凉意。这便是在“率真”里培养出的“纯真”——即便还是那颗幼小的心灵，却懂得了追逐人生中最要紧的那束光。

进入高年级的孩子们，学会了独立思考就会有千奇百怪的问题，身边的老师会为他们耐心地答疑解惑。在作文簿里，

他们会认真地写到：“那天我说了谎，其实是我做错了这件事。”这便是“真实”的萌芽——不盲从也绝不掩饰，敢于面对世界也敢于面对自己。“率真”是上天给的，“纯真”是培养出来的，“真实”是自身的成长。而“培真”呢？不过就是守护着人生最为关键的三个阶段，给它们阳光、雨露，看着它们日渐饱满茁壮成长起来，应验了著名作家柳青的那句话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

我忽然想起校史上的一段话：培真文化的精髓，是“培养真人，向上向善”，是“学真知识，练真本领，养真性情，做真少年”。这话说得真好。儿童教育这事儿，说到底，不就是教

人做个“真人”么？不虚伪，不做作，懂得向上，知道向善——这道理，一百多年前的女孩子们在织花边的时候懂得，如今的孩子在“培真楼”里读书的时候，也更应该心领神会。

如今的“培真楼”样式结构、教学设置也许与时俱进了，可“培真”那股子百年老味道还在。教室里的孩子们，学着真知识，练着真本领。楼前的铃声响了，下课了。便会有结伴而行的孩子们从楼里跑出来，笑着，闹着，追逐着。阳光照在他们脸上，亮亮的，暖暖的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忽然有些感动。这培真楼，原来是老的，可因为这些孩子，它又是新鲜的；这“培真”二字，原来是陈旧的，可因为一代一代的传承，它又是永远鲜活的。

四

“小小讲解员”是南山路小学最为优美、流动的风景，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可爱的名字：十一岁的孙艺瑄、十岁的张悦馨和八岁的王浚哲、郝梓彤……刚才，她们还在与同伴玩耍嬉闹，当戴上耳麦步入“小小讲解员”岗位的那一刻，白里透红的笑脸愈发活泼可爱，又不失孩童那种特有的天真。我可能会忽略尘世中或空洞或贪婪或嫉妒的眼神，但我记住了这些孩子们的眼睛，像两颗圆溜溜的珍珠或葡萄，它们会明亮地闪烁在我的记忆里，为我渐露苍老、生涩的眼神，注入一缕缕温和、平静的光芒。

校史墙前，既没有名人名言也没有领导题词，是孩子们亲自动手写的百年校史，有七岁的孙艺潇、八岁的刘润生等同学。那一笔一划生涩有趣，让人驻足凝视不愿离去。负责讲解的是位四年级的小姑娘，扎着马尾辫、系着红领巾，胸前别着一枚“小小讲解员”徽章，在灿烂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小姑娘娴熟地讲解着，从建校初期介绍到今天，可爱的小手往墙上指指点点，那神情既有几分庄重又有几分难以掩饰的自豪。墙上的字迹深浅不一，有的甚至在末尾处显露出重重描过的痕迹，远远看去就像是飘在校史某个历史节点上的一朵云彩。“我也想写一篇。”身后的男孩子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，我们笑了但没有丝毫的责怪，他却不好意思地住了口，圆圆的脸蛋腾得绯红，红到了耳朵根子就腼腆地跑开了。往前继续走着，临近末尾处，是一块空白区，寓意着：“学校的未来，等着我们去书写。”我深信，未来书写南山路小学校史的崭新篇目中，必有从这里走出来的更多的年轻才俊。

春风万缕，花朵从前。在“小小讲解员”的引领下，我来到了那个特有的“东篱园”。同样，“东篱园”三个大字是由十岁的由益嘉、十二岁的刘庭屹同学题写。毋庸置疑，“东篱园”取的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也迎合了这春天的景致，拂面而来的风也不再是那么凛冽，反倒是有一股清香的别致味道，那是草木花卉破土前散发出来的荷尔蒙气息，孩子们在那儿种花种草，画二十四节气的图画，那些稚嫩的图画就张贴在墙上，朴朴素素，丰富多彩。

夕阳渐渐西斜了，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，孩子们陆续放学离开了校园，我也该走了。回头再望一眼，那“培真楼”三个字还在那里，静静地，守着一所学校的初心，也守着烟台几代人的记忆。杨桐先母子同校、翟舒亮一家三代校友，还有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同校，当她们相聚在“培真楼”前，恰如八岁孩童宫喜钥的肺腑之言：

你不说话，
却总是站在阳光下。
窗户里流淌出动听的音符，
唤醒楼前沉睡的樱花，
刚伸个懒腰，
却又羞红了脸。

我想，明天的太阳照例会冉冉升起，又会有多少孩子站在楼前，从率真出发，穿过纯真走向真实的自我。此刻，就像七岁的石景程同学期盼的那样：“光阴荏苒，指针转动，见证真少年成长的足迹。”或许蓝天、大海和阳光可以见证，尽管他们年幼天真却是璞玉浑金，也许还不懂得“培真”的寓意，但总有一天，他们一定会懂得纯真到真实的质变，那是人生中最可贵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份真情。